

北方公论·—no. 1[1932. ?]~[? ]·—北平:[北方  
公论社][发行者], [1932]~[? ].

:附表;25cm.

周刊.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4~no. 98      (1932. 9~1935. 5)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北方公論

每星期出版

第四期

目錄

### 每週政治報告

(一) 究竟中國有無中央政府？

(二) 日本外交陣壘之擺佈

(三) 日俄關係與中俄問題

(四) 張學良氏準備南下

明令討伐叛逆問題之商討

長期對抗與東北義勇軍之政治任務

東北青年之救濟問題

法西斯蒂到中國來！(下)

讀者論壇

請汪院長百尺竿頭進一步！

彭 蠡

彭 蠡

潛 夫

學 康

柏 華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北方公論社發行

# 本刊第五期九一八專號目錄預告

九一八專號卷頭語……………彭蠡

九一八後之中國外交……………彭蠡

九一八與國際聯盟……………朱一葦

九一八後日本政治上之演變……………學康

九一八後之滿洲偽國……………潛夫

九一八後之東北義勇軍……………蟄盧

## ▲附錄

九一八後國難大事記……………白明崑

# 每週政治報告

## 究竟中國有無中央政府？

吾人於此內外嚴重之形勢中，猶提出如此之問題以相質問，真不能以言辭形容之痛苦。今日何日？吾人之敵國正在大慶幸其侵略政策之成功，以最大之決心，準備毅然承認其在吾國領土內所造成之傀儡國家，雖與全世界列強相抗爭，亦所不惜。日人之政潮素稱多事，然對於此次承認滿洲國之問題，無論朝野各派，未聞有異議者。敵人正「一心一德」，協以謀我。而環顧我國，果何如乎？政府雖一再高呼「共赴國難」，然一年以來，「共赴國難」之成績果何如乎？他事固無論矣，值此國難嚴重危急之秋，全國應有政治中心之首都及指導全國之中央，當機立斷之領袖，而後一切政治設施始有一定之軌道可循。今何如乎？南京名爲全國之首都，實際於任何根本問題皆未有解決之能力。半年以來，國府要人無日不僕僕於火車飛機之上，時而上海，時而北平，時而漢口，時而廬山，將此危急存亡中之寶貴時間，一一虛擲之於旅行長途。且更有甚焉者，無論政治在何地解決，何人解決，要必有一定不移之政治系統，權力尊嚴之政府組織，克盡厥職之執政領袖。

北方公論 每週政治報告

袖。在今日國民黨統治之下，對於開放之要求，既漠視而無覩，則國民黨無論如何必有統一負責之代表機關與代表人，對全國國民及全國政治負責最高之責任。今也不然，中央委員會之委員，散佈全國，政見不一，且遇事自相攻擊，事實上已失去其最高負責之能力與地位。實際負有最高責任之政治會議，以胡蔣汪三常委爲領袖，則此三常委即爲國民黨整個靈魂之所寄。而此三常委者，胡漢民氏別樹一幟，對南京之事絕不負責，如秦視越，且隱然立於反對派之地位。蔣中正受命爲軍事委員長，出發剿匪，常駐漢口，軍事而外，無從負責。此外汪精衛應爲實際負責之唯一人物，然魚電而後，對行政院長堅不復職，顯然對整個政治責任不願擔負，亦不能擔負，近更以醫病爲名，匿身上海，一若未負有任何政治責任者。國府主席久駐廬山，軍事委員長久駐漢口，行政院長辭職隱身，其他院長部長，往來無定，行動自由，其誰似有政治責任與政治紀律羈身者乎？南京號爲首都，而實際之工作，不過「等因奉此」之例行公文耳，此外有何政治之可言乎？然則今日之中國，究竟有無中央政府乎？此吾人不得不向當局質問者也。

## 日本外交

### 陣

### 壘之擺佈

總計近數日來之外交形勢，日本於目前迫近國聯大會開幕之前夕，其各方面之外交佈置已漸有一定之成績。就外交總方針言之，日本將以「滿洲國爲獨立國」爲



其一定不移之原則，正努力於獲得列強對於此種原則之諒解。國聯調查團之總報告書，對日帝國主義之暴行，當然不敢公然措斥，然對於東三省為中國領土一點，無論如何，當無同意日本之可能。於此一點，日本已放出空氣，謂「日本對於調查團之報告，並不重視」。且日本準於調查團完成報告之後，進而正式承認滿洲國，即於此地已預留一外交障地，俟將來國聯大會開幕之時，日本將以「滿洲國」已為日方所正式承認，為調查團完成報告後之新的既成事實」之理論，反對調查團報告對於日本之束縛。且日本之軍事外交當局，已歷次聲明日本政府之態度，無論如何，不能因國際聯盟之干涉而有所改變。甚至關於「於必要形勢下，日政府準備退出國聯」之語，亦嘗為日政府之代理人所聲明。日本政府如此強硬之外交態度，絕非毫無根據者。就目前之國際形勢觀之，已有顯然利於日本之局面正在開展。法日之諒解已不成疑問，日本將以在軍縮會上贊成法國之提議，為法國在國聯大會上贊成東三省獨立之交換條件，此種消息已遍佈歐洲報紙中。英國政府方面雖力持緘默，然輿論方面已日趨右傾，日本之國際宣傳在倫敦已大有收穫。日本報紙甚至宣傳「英日兩國本為老同盟之國家，此次英國政府絕不願與日本政府故意為難」云云。國際聯盟本以英法兩國為主幹，今此兩國之態度竟如是，日本之外交已失去其嚴重之障礙矣。此外日本所注意者只為美國。日本對美之態度，一方則特派野村為全權以向美國疏通，一方則急令全國積極備戰，以

示日本政府意志之堅決。美國為高唱門戶開放之國家，對於日本以武力造成之「滿洲國」，已歷次有不能承認之聲明。然僅有聲明而已，日本政府若不顧美政府之聲明，決然對「滿洲國」與以承認，則美國用以堅持其自己之主張者果何遺乎？美國為非戰公約之發起國，當不能劇然以戰爭相見。即拋棄非戰公約而言之，美國今日處此嚴重之經濟危機中，肯否以武力與日本角逐於太平洋，大成疑問。今日日本亦令全國備戰矣，備戰雖非必戰，然此已為日本外交之有力後盾，日本對於其狂妄之外交政策，必將一味堅持而不少變。若然，前途之變化固未敢逆料，然日本今日之外交障地已顯然立於穩固之形勢中，則甚為顯明。吾人言念及此，則對於吾國之外交障地，將何所恃乎？則真不敢為之一答也。

### 日俄關係與中俄問題

英美法之外，與中日之關係最為密切者，則為蘇俄。日本於此準備承認滿洲國之時，對蘇俄之態度，亦為外交與軍事并進，一如對美者然。且蘇俄之態度極為顯然，如日本不侵入蘇俄邊境以內，蘇俄絕不至對日作戰。本此形勢，日本已令其所卵翼之傀儡政府，一再示好於蘇俄。近者，日本報紙亦公然宣傳日本承認「滿洲國」之後，繼起而將迅速承認「滿洲國」者，則為蘇俄。此固為日本之片面宣傳，將來未必即成事實。然因蘇俄與滿洲經濟地理關係之密切，蘇俄絕無不與「滿洲國」建立關係之可能，其勢甚顯。近者，「滿

洲國」於海參崴，伯力，上烏金斯克，赤塔，四處已派遣領事，已為正式外交關係之初步，時日既久，蘇俄與「滿洲國」間之關係必將日趨穩定，如然，則又日本外交之一巨大勝利也。

夫日俄之間，本有不可調和之矛盾，而為中國外交運用之總好機會。然中國政府對於恢復中俄邦交一事，因循拖延，一誤再誤，迄至今日，尚無成議。隨使大好時日，完全聽候日本外交陰謀之展佈。「滿洲國」於蘇俄領土內設立領事，中國政府并一交涉抗議之機會亦不可得。處日俄兩大之間，中國政府自絕外交縱橫運用之途徑，言之深滋痛惜！近者，中俄復交之消息，不絕如縷，中國政府提出所謂「互不侵犯條約」，以為復交之條件，致令問題日趨複雜，交涉益無頭緒。夫中國與蘇俄之間，通常之國交尚不能恢復，尚何進一步親善之可言！以進一步之「互不侵犯」，作為恢復通常國交之條件，此等本末倒置之外交，他人實無從測知其究竟。吾人本諸中俄兩國內外之形勢，主張從速無條件恢復兩國之邦交，而後再議其他進一步之合作，而不然者，誤時誤事，有何利益之可言乎？

### 張學良氏 準備南下

報載張學良氏準備南下，已調福特飛機停候應用，此行之目的大約為與蔣中正氏相晤於漢口。行程確否，雖未敢定，然吾人以華北國民之立場言之，對於此種記載絕不能漠然視之也。張學良雖已辭去綏靖主任職，然實際猶為北方軍政當局中資望最高之領袖，北方軍政之實際責任者皆為其歷年之部屬，在

勢在理，張氏究非可以輕易拂袖卸却華北軍政責任者，況張氏猶有未能辭去之各種職位乎？今日之華北，在中國內政外交中皆佔有非常重要之地位，其急待解決之國防佈置問題，與整個中國當前之民族國家利益至有密切之關係，吾人甚至謂華北國防建設為中國目前挽救國難之第一基本工作，亦無不可。在此之時，與華北國防問題最有關係之張學良氏，準備南下與中央政府之責任者相會見，其意義極可重視。

張氏究竟南下與否，固不必深究，然吾人於此時際提出華北國防問題之嚴重，應由華北軍政最高責任者與中央政府商籌計劃，此終為目前急待解決之問題，亦為張學良氏所不能不負責解決之問題。蓋張氏此次之辭職，本為一滑稽而無意義之政潮所逼迫，本刊前已屢論及之。張氏既為東北軍之實際最高領袖，而東北軍正擔負整個華北之軍事政治任務。今日之勢，日本帝國主義足踏滿洲，虎視華北，危急之程度，幾如去年九一八以前之東北情況。而中央政府方面，除空言高調外，實際對華北局並無任何有力之協助，放任華北險象之繼續。而當前之重大責任，必需以全力喚起中央責任者，對於華北國防問題之注意，要求中央切實解決華北國防中之一切重要問題。本此方針，吾人提議張氏若能南下一行，則對此重要問題當有莫大之裨益，而為吾人所非常渴望者。

吾人尚有欲言者，自汪精衛氏魚電以後，華北疆吏對中央責任者之政治態度，多有隔閡，而汪氏一再辭職，對於魚電所

直接進攻之華北政局，絕未負任何善後之責任。若中央與華北之間，長此貌合神離，絕非民族國家之福。張學良氏固已辭職，然張氏對於中央與華北間之各種疑難問題，實際尙具有非常重要之權威。蔣中正氏在軍事首領中，乃最勇於負責者又與張

## 明令討伐叛逆問題之商討

彭蠡

九月十八日爲日軍佔領東三省之第一週年紀念，日帝國主義準於是日於外交上正式承認其所一手包辦之傀儡政府。日本承認傀儡政府之意義，不僅即爲最後宣告東三省主權與中國之完全脫離，且將以外交及所謂「法律」手腕，正式樹立日人在東三省之委任統治。日本正式承認偽國以後，日本將更無忌憚以排斥中國政府之立場，今後關於東三省問題，日本更將根本否認中國政府爲交涉之對象。是以日本對於偽「滿洲國」之外交承認，果而完全實現，則不啻日本佔領東三省之最後完成。中國政府及中國民衆，關於日本承認「滿洲國」事，絕不能認爲傀儡戲之普通表演，而必需認爲日本外交上對於中國民族之巨大進攻。中國外交部長羅文幹氏之宣言曰：「東三省終爲中國領土不可分離之一部，東省同胞將永爲中華民國忠實之國民，……中國絕對不因武力之壓迫而放棄尺寸土地或主權之一部」。又曰：「任何解決東北事件之辦法，苟以由日本武力創造維持與支配之偽組織爲前提者，中國絕對不能同意」。凡此所言，皆聲明中國政府國民之立場，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割據中

氏有長期之精誠合作歷史，若果能兼籌並顧，排除他方政客之離間挑撥，則對於國難中各種重要問題，定可有非常具體之解決。張氏果將南行乎？吾人固願其成爲事實也。

國領土與製造傀儡政府之暴行，絕不能有絲毫屈服之可能也。雖然，吾人立於中國民族國家實際利益之立場，對於日帝國主義如此變橫之外交進攻，絕不能認爲祇此一紙否認或抗議所可了事。自去年九一八日人進攻東三省以來，關於日人之迭次軍事暴行，以及傀儡政府幾次之宣傳成立，中國政府迭有無數次之抗議，否認，與宣言，然日本皆熟視而無睹。故吾人時至今日，已忍無可忍，欲再以紙面文章喚起日本軍閥之注意，雖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已絕不值日本軍閥之一顧，絕不能希望日本軍閥之翻然改悔。吾人今日必須於紙面上之抗議否認以外，另覓其他之出路。此吾人目前之所以提出討伐「滿洲國」之問題也。今就此問題而伸述其義如左。

東三省爲全中國領土之一部，且在全國政治經濟上佔有非常重要之地位，今爲日人武力所竊據，於今已滿一年。民族立國之第一要義即在於保持其生息之領土，吾人若不能收回領土，則立國之第一要義即完全喪失。數百萬方里之領土，突然被他人佔據，此在任何其他國家中早應武力復土，不容稍有懷疑

。今在中國，因鑒於歷年來內政外交之失敗，軍事國防之廢弛，已隱忍求全，盡量希圖以和平外交手腕取得相當之解決，今者事實已宣示吾人，此等幻想，前途已完全絕望。今日若再不改變路線，發揮中國民族國家之自衛天職，則敵人於其佔據之領域中，將使其臨時之軍事佔領在政治上日趨於鞏固。自九一八以後，此一年之間，我政府始終迷戀於日內瓦之外交夢中，因循坐誤，使日人得充分利用此時間，從容穩妥進行其軍事政治之佈置。今日日人已準備正式承認「滿洲國」之時，吾人今日若不急起直追，乘僞「滿洲國」之外交內政皆未鞏固之際，大張撻伐，則繼續遷延時日之結果，「滿洲國」之基礎若更發展，則中國收復失地之希望將日趨黑暗矣。此吾人之所急於提出明令討伐「滿洲國」之問題也。

更就外交上言之。今中國政府對於日內瓦之折衝，重視信賴，未變初衷，仍視爲解決東三省問題之唯一途徑。日內瓦外交成立之對象爲日本。日本在日內瓦之外交政策，將爲公開贊助「滿洲國」之獨立，避免與中國政府關於東三省問題之談判。據日本報紙之傳說，日本於今年國聯大會時，甚至將堅持請求國聯大會允許「滿洲國」代表參加滿洲問題之討論。國聯能否承允，固屬另一問題，然日本外交將以「滿洲國」爲獨立國之原則爲其根據，當無疑義。在此種外交戰之中，中國政府若徒以「東三省爲日軍佔領區域」一語爲回答，則日本將指「滿洲國獨立爲既成事實」以與中國相狡辯。若中國政府於日

本外交承認僞國之先，即先對僞國下討伐叛逆之明令，則日本在外交上所承認之國家，乃爲中國政府所視爲叛逆而明令討伐者，無論如何，承認對方之叛逆爲正式政府，此在國際外交中所絕對不能允許者。如此，則中國外交之立足點，可以因此而更加一重之保證。是明令討伐滿洲國之問題，對於政府之外交政策亦大有裨益也。

由前所論，今日對僞「滿洲國」應明令討伐，蓋無疑問。雖然，此事體之重大，較之空口抗議否認，絕不可同日而語。就今日之形勢觀之，日本虎視華北，野心勃勃，久欲伺機而動。在中國並未明令討伐「滿洲國」之時，中日外交關係多少尙處於「和平鬥爭」之形勢中，日人野心雖強，在挑釁未成之時，對於大舉進攻華北，終不能不有多少之顧忌。設中國明令討伐「滿洲國」之後，則中國與所謂「滿洲國」方面已立於交戰之地位，日人必以「滿洲國」之旗幟爲傀儡，對華北作公然之交戰。是以明令討伐「滿洲國」之舉，在政治上確屬必要，然對於此舉，不但不能以輕率從事，且必即視爲武力收復失地之動員，即視爲對日本之不宜而戰。此則非有充分之準備不可也。

正由於問題關係之重大，故對「滿洲國」之明令討伐，必先有切實周詳之作戰準備。然此地亦有另一論調焉。以爲中國對於「滿洲國」之明令討伐。在政治上及外交上皆有立即實行之必要，然討伐令正式頒佈之後，若中國政府在軍事上尙未準



備成熟，則實行討伐之時期可以稍待若干時日。此種「宜而不戰」之形式，在理論上及歷史上或亦有若干之先例，然在此大中日東三省問題之例證中，恐將為實際形勢中所不可允許者。蓋中日東三省問題之鬥爭，目前已至異常尖銳之程度，暴日於平日無所藉口之時，猶無日不思大舉之進攻。一旦對其御用之傀儡政府明令討伐，彼絕不能泰然自若，一任中國政府之從容準備。且時至今日，雙方實力對比之關係已甚顯明。自去年九一八發難以至今日，雖時逾一年，而中國之政治軍事仍未有絲毫之振作，中國昭雪國難之準備依然徒在紙上，中國雖能放任日本在東三省之從容進攻，日本絕不能放任中國恢復東三省之從容準備。故一旦中國政府明令討伐「滿洲國」以後，此刻即應立刻有實際討伐之行動。而不然者，中國政府討伐「滿洲國」之命令，將徒代日人造成進攻華北之借題，此則最為不利者也。

雖然如此，準備固不可緩，討伐亦不可緩。藉口長期準備而不討伐叛逆，則使叛逆在敵人卵翼之下將日趨鞏固。立即明令討伐而忽視應有之準備，則將挑動敵人之反噬，貽敵人以大舉進攻之藉口。此兩者皆非民族國家之福利，而為吾人之所應鄭重關論者也。

更就今日中國之具體形勢而論之。熱河問題，已早為一觸即發之形勢，張學良氏辭職以後，華北國防已無最高負責之領袖。汪精衛氏魚電之聲威，不僅使華北對中央要求財政協助之

願望受一巨大之打擊，且汪氏所領導之中央政府，與華北負擔防重責之各地方疆吏，其間已顯有深刻之裂痕。蔣中正受命兼長北平軍事分會，僅有名義。中央代華北統籌國防，不過空談。在此之時，即無新口實以遺日人，亦難免日人乘機之發動，若更實行加以討伐「滿洲國」之明令，則吾恐華北之危機可於最短期間促成之，此又實際形勢中所不容為諱者也。

然客觀之形勢至為緊張，若吾人永遠如此戒慎恐懼，顧慮萬端，則機會坐失，敵不我待，將非任何代價所可補償。為今之計，在此國窮七見之時，不能不為最後之進言。滿洲國急應從速明令討伐，殆無疑問。然環顧今日之實際形勢，吾人對於目前最低限度之討伐準備尚未完成，則又不得不稍緩時日，企於最短期間實現各種必要之準備。此最低限度之準備，其責任首先即在於中央政府與華北將領之切實通力合作，以最堅決之手段破除一切官僚文章，感情成見。中央政府對於討伐「滿洲國」問題，必應從各種實際問題中真正切實準備，絕非一紙堂皇命令所能了事。華北軍需之補充，財政之協助，外交之應付，專門人才之羅致，凡此問題，應於最短期間在北平召集華北國防會議一次，開誠佈公，實事求是，務必以最敏捷之方式，完成吾人最低限度之應有準備。而不然者，一再因循坐誤，徒自與師問罪，交相齟齬，徒放空言，快意搪塞，則國亡之禍，可立而待，非特偽國討伐之永無可能也。願當局者其注意焉。

# 長期對抗與東北義勇軍之政治任務

彭蠡

吾人於此巨大國難週年紀念之前夜，對於一年來中國政治外交之失敗，敵人封豕長蛇之進攻，嘆息痛恨，雖心泣血，其憤慨已無處可以發洩。時至今日，內政依然無改進之曙光，外交亦尚無解決之途徑。其唯一使吾人稍足自慰者，則一年以來東北義勇軍之發展與壯大，表示中國民衆始終不甘屈服之勇氣，表示東北同胞始終不忘祖國之決心，表示我具有數千年歷史之中華民族，雖丁茲內外險惡之嚴重形勢中，其固有的獨立民族之尊嚴，絕非日帝國主義之暴力所可壓制，此吾人於萬分沈痛中所稍引為自慰者也。

當日軍於去年九一八向中國進攻之時，中國政府因各種外交內政之弱點，不敢劇然以武力相抵抗，遂使日帝國主義之野心與日俱漲，而全部東三省之領土相繼淪亡。當斯時也，我東北三省之愛國民衆，陡然處於日人軍事暴力壓迫之下，欲表示其民族國家之尊嚴，反抗日人橫來之壓迫，並在敵人佔領之下保持中國政府相當之實力，於是不約而同，揭竿而起，而義勇軍之組織得以成立發展焉。一年以來，我東省愛國民衆，搜集民間武裝，團聚愛國志士，不計前途，不顧利害，風起雲湧，出現於全部東三省之重要交通幹線及各大城市之週圍，迭次斷絕偽國之交通，破壞日人之兵車，佔領名城，進攻瀋陽，長春。如在黑龍江，賴義勇軍之協助，使中國政府所保存之武裝

，至今尚據有廣大之領域。如在吉林，使日軍所急欲強築之吉會鐵路，至今尚無從進行。如在遼西，使日軍進攻熱河之行動，大受牽制，至若南滿路之數次截斷，瀋陽之再度襲入，長春之經常搖動，在在可以挫盡日帝國主義之銳氣，銷磨日帝國主義之武裝，擾亂敵人之計劃，威脅叛逆之統治，凡此數者，皆於中國今日之民族國家具有實際之利益，較諸一般士大夫階級，不負責不兌現之——「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諸種學說，誠不可同日而語也。

時至今日，全國民衆對於東北義勇軍之活動，已漸趨於顯明之注意。且目前中國內外形勢之變遷，外交環境之惡化，已使東北軍之政治任務益加嚴重。在此以前，在一般國民之腦中，以及東北義勇軍領導幹部之觀念，或將東北義勇軍之任務，視爲一種臨時之軍事計畫，然今日之勢，已證明東北義勇軍所負之任務，絕非短期間所可終了，今後將顯然進入於長期鬥爭之階段。是以吾人關於東北義勇軍之政治任務，必須立時與以嚴正之指明。

今吾中國當敵人竊據領土之時，因各種內政外交之關係，暫時尚不能逕以武力收回失地，或目前以各種軍事政治之準備尚未完成，至直接以武力收回失地之期尚有相當之時日。於此過渡期間，吾人對於下列之政治任務，需有賴於義勇軍之完成：

(一) 保持敵人佔領區域中之部分武裝，團聚民間之愛國志士，準備發展敵人統治下之「敵內應」。

(二) 擾亂敵人之後方，阻碍敵人各種軍事政治之建設，破壞敵人統治下之秩序，使敵方統治無從安定。

(三) 在一般民衆中揭破敵人之一切壓迫與欺騙，在敵人佔領區域中宣傳復國思想，進行一般民衆中之政治教育。

凡此數者，無論爲時久暫，皆有非常重大之意義。吾人雖未敢劇然斷言，義勇軍之發展與壯大，即可摧燬日人在東三省之整個統治，即可完全收回中國之全部領土，然吾人終可堅決斷定者，使義勇軍果能盡其所肩負之任務，必將削弱日人在東三省之統治，必將使日人所御用之傀儡統治日趨動搖，必促成中國可以武力收回失地之條件，必使中國武力收回失地之進攻更易於取得勝利之效果，此則可以斷言者也。

目前正在奮鬥中之東北義勇軍，自其大體觀之，對於其所負之政治任務，頗多能與以相當之成績。然以目前客觀環境之困難，任務之複雜，指導之薄弱，使吾人於指明其積極方面之後，亦不能不同時注意其主觀之弱點。此種主觀弱點之形成，除其由於不可戰勝之客觀環境者不計外，由於義勇軍內部所應解決者半，由於義勇軍以外所應解決者亦半。蓋義勇軍爲整個中國民族之利益而鬥爭，其所負之任務至爲重大，如僅以義勇軍自身之實力對於此一切困難之問題實難俱得圓滿之解決，此

非賴於全國人民巨大之協助不可。至今日視之，吾全國人民對於義勇軍之協助，尙遠未達到其所應盡之努力。此則全國民衆所應特別注意者也。

關於目前東北義勇軍之弱點，首先即在於政治指導之薄弱。現今東北義勇軍之活動，絕非單純一軍事行動所能概括，而非有嚴重之政治工作不可。政治工作不僅爲其軍事活動之骨幹，且所以擴大其影響，提高其在民衆中之信仰，與加緊其自身之團結。東北義勇軍所活動之領域，不在敵國之境內，而在敵國佔領之吾國境內，吾人所攻擊之對象爲敵國而非爲民衆，吾人更應隨處宣傳復國思想，以更作廣大之號召。義勇軍所至之地，當擾亂敵人之統治，破壞敵人之交通，凡此行動，若不有廣大之政治宣傳，俾一般居民皆明瞭此種行動之政治意義，並從而贊助之，則往往可以招致失地中人民之誤會與反感，反而驅吾民爲敵所用。是以義勇軍之活動，不僅爲敵人佔領下之軍事遊擊隊，且將爲敵人佔領下之政治遊擊隊。每一義勇軍之士兵，不僅應爲一反對日本之武裝戰鬥員，且當爲一恢復祖國之政治宣傳員。目前東北義勇軍中正因缺乏政治工作之故，是以軍行所至之地，不僅未注意於對當地人民之政治宣傳，未努力激發當地人民擁護祖國之熱忱，未注意吸取當地人民與義勇軍結爲共同之戰線，且常因行軍供給之便利，不注意於當地人民之切身利益，因而取得完全相反之結果。故由東北歸來者，常謂有一部分政治覺悟落後之愚民，彼視義勇軍與土匪之間

並無顯然之差別。吾人對於此種現象固不能給與以過分之誇大，然若以此為不關重要或應諱而不可言者，此乃絕不能允許者。蓋東北義勇軍之應行存在與發展，此為中國民族國家之迫切要求，無所懷疑。至於義勇軍之一切政治弱點，一則為巨大鬥爭過程中所自然不可免除之事，一則為吾人所應行戰勝之弱點，必將戰勝之弱點，任何人皆不能據此弱點而懷疑於整個之義勇軍。然義勇軍與民衆之關係，義勇軍應為東北民衆自身之武裝，應為東北民衆所自動擁護與食糧以相迎之武裝，此為非常切要之問題。建立義勇軍中行動上之良好紀律，固為不可少者，然最根本之方法，仍有賴於義勇軍內外之政治工作，此為當前所應非常注意者也。

## 東北青年之救濟問題

近者在北平長安道上，發現很多藍布長衫的青年，向路人三個銅板，或五個銅板乞討。並且聽說東北在北平已復校的某大學裏的學生，也時常為二十枚的理髮費用，向學校當局不斷的顛請，同時北平公私立的大學除了停止招生的以外，本年的入學考試，特別嚴格，據說是鑒於過去九一八之後的東北學生，不但不繳學費，且有時向學校請求接濟生活費，這一次所以嚴訂入學試驗，內中原因就有一部份是為着限制東北的青年。亡省破家後，已經是厄遇之極，而又遭逢着各方面的冷酷，此後的東北青年生活，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爰為之提出論列如左：

「生活可以決定人的意識」，這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規律，因為人類，在一方面看，固然是生存於社會的，而在另一方面看，也是為社會而生存的。所以社會上所發生的一切現象，都

其他關於組織方面，戰術方面，軍需方面，指導方面，皆各有嚴重之問題，然此數者，當以政治工作問題為根本之解決。吾人試默想中國共產黨所賴以縱橫鄂贛數年不墜者，則此政治化之遊擊戰術也。今吾人在東北之任務，即與共黨在贛鄂各省中之任務頗相類似，吾人固不須完全抄襲共黨之方法，然其所賴以生存發展之諸要點，其在實際鬥爭生活中已完全證明效用者，吾人必加以嚴重之注意。願領導東北義勇軍者，就此問題而更加以深究焉。關於長江流域共產黨所領導之蘇維埃運動，其游擊戰術可應用於抗日之武裝鬥爭者至多；他日當另為文詳論之。

潛夫

是受人的支配，也都是受人的意識支配。而人的意識如何，又須看他的生活條件如何了。如果我們想安定社會上的秩序，鞏固政治上的建設，惟一的條件，就是對於社會上所有人人底生

活，先想法教他安定。尤其是當着社會上遇到了非常突變的時候，更應該百二十分的重視這一層。否則社會上的紊亂就會在這樣狀態下發生，說不定，也許會使社會崩潰的。社會上的危機，就是所有的人或大多數的人，都不能渡安定的生活。當國家不替他設法的時候，每個人却一定要為他自己的生活的設法，於是無論什麼樣的事，從乞討偷竊，以至革命暴動，他都可以幹出來的。所以在失業人多的社會裏，會發生不安定的事實，這就是由於大多數人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產物。

現在的東北青年，正是在這種生活轉型的條件之下。自東北淪陷後，都已感到了亡省破家之痛。差不多十分之九的生活，是過着由流離失所而漸入乞討式的生活。他們絕未想到將來的出路，和職業如何。只是在默禱他現在怎樣纔可以生活。除了生活之外，而又要聯想到對社會上所負的責任，應當救國，應當救鄉。所以他們觀念中所發生的恐慌：第一步是現在生活恐慌，第二步是將來工作恐慌。現在的東北青年，無論是求學，或是已在尋求工作的，差不多都感覺到了以上的兩種恐慌。

北平當局，從九一八事變後，已先後設法，由公和私的方面，對於這些亡省破家不幸的東北青年，分別實行救濟了。不過以北平一隅的力量來擔負東北全部青年的救濟，這種可暫而不可久的辦法。終久撐不了幾時。這是勢所必然的結果。從九一八後直到一二八的上海戰事發生，就有人批評過中國的抗日是各自為戰的抗日，只要看錦州淪陷時的呼籲，和上海十九路

軍退却的原因，就可以明瞭了大半。談到了救濟東北青年，也只是讓地方上來負擔救濟。試看除了北平天津以外，上自中央政府，以至全國各地一切社會機關，又有那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曾想到救濟東北青年的問題呢？所以在這樣情形下，東北的失地，一日不恢復，東北青年便一日不能獲得生活的安定。因為一個地方的財力，當着廣大失業青年都集中於這裏的時候，絕不能有澈底的救濟辦法。東北的青年是渴望着救濟，而地方當局，則無論如何不易籌得能使人人滿意的救濟辦法。我們再進一步說，東北的土地，乃是全中國的土地，東北的青年，乃是全中國的青年。現在的中央政府，是時常說應該向敵人爭取民衆，為什麼負責政治中樞的當局，不去注意東北青年的救濟問題呢？

現在東北的青年，先應從本身上來自己醒覺。第一步，就是凡屬東北的青年，自身先要團結起來，組織成一個完好的團體，明確的提出我們的要求。我們不僅只是在亡省破家後的一個生活解決。還有在教育上與知識上的滿足，使我們還能以去鍛鍊我們的能力，準備將來能以服務社會國家。對於救國救鄉的責任，現在流離失所的東北青年，還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我們要堅強我們的組織，特別要注意向中央政府當局解決我們的讀書問題。現在我們需要知識，需要充分的學習現代的一切知識，以培養我們救國救鄉的膽識與能力。拿着這樣的目標，向政府要求獲得知識的場合。像現在的停止招生，不但是拋

棄了民衆教育的任務，至少是違反了普及教育的原則。東北的學校，是隨土地而淪亡，東北青年，至少應當在國家存在條件下，來納入於應當受教育的青年範圍以內。所以一則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二則所應受於國家的教育，這兩點都是應當向政府負責的當局，把集團的要求作爲請願的說明。同時關於救濟東北青年的問題，我們也希望政府不要像現在恢復東北失地問題一樣，只有空言，並無實際。要了解廣大的東北的青年們，一方面感到肚子的飢餓，一方面感到知識的饑荒，不自然的會在他們生活中來決定他們的意識，如果有人感到氣候過冷的壓迫，一定要啟發有禦寒的要求。倘若是一部分羣衆發生了這樣要求時，該發生怎樣的嚴重問題呢？像東北現在的青年，在饑寒交迫生死攸關的時候，他們如何不會瞎碰亂撞，自尋出路呢？但是這樣的結果，好聽一點說，是製造共產黨的一個好機會。在不好的一方面說，是要造成遍地皆匪，民不聊生。爲社會紛亂因素，現在他們大多數雖是「不肯左傾，也不肯右傾」，正是左右徘徊的當頭。如果東北在未能收復以前，生活一天

## ◆法西斯蒂到中國來！(下)

何以謂日本法西斯主義已入歧途呢？日本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君主立憲國家，然在政民兩黨正則地更迭掌握政權之外，復有軍政機關所特有的特殊權利之存在。關於軍政，關於外交，日本軍政機關的意見不但有力量，且有高出一切的力量。日本

一天的壓迫，最低限度的生活，不能保障，則將來的政治出路，欲求現在之欲施以救濟而維繫之恐怕，亦不可得了。現在的政府，應當確定不與人民利益背道而馳的施設。像東北青年這樣的生活，直接固然是使他們自己感受不安定，在間接的將來，社會上定要感受到他們的不良影響。所以超拔這樣陷溺，是全民衆的嚴重問題，政府應速爲之決定，使之不但得到安全生活，同時也可以變成爲國家有用之一員，爲民衆促進一新機運，這纔合理！

可是，中國政府在今日顯然沒有了解這一層，沒有注意到東北青年的救濟問題。對於這一點，我們應當不客氣的在政府前面指出來。同時，所有東北的青年，對於這一個與切身利益有關係的問題，當然不能忽視過去。所以我們提議東北青年應當從速地團結起來，將自己的要求向中央最高政府當局，要求他們迅速負責解決。我們相信，全國各地一般的社會團體，對於東北青年的這種要求，一定會給以同情援助的。

學康

有對外重大交涉時，軍政機關是最後的發言人。內閣之內政措施，自亦限於不違反軍人主張之範圍以內。政民兩黨之政綱政策確有不同之點，然二者均俯首聽命於軍人，彼此並無異致。內閣在實際上變成事務官之團體；日本國主權集中於軍政機關

這種情形是日本的憲法和憲法習慣所容許的。日本軍人之跋扈與夫日本民主政治之有名無實，行之已數十年。有的日本人尚在夢夢，然「隣國固已知之」。平時無事，減少軍人與內閣衝突的機會；逮去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軍人抹殺內閣一切主張與約言，日本之軍人獨裁政局遂充分暴露於天下，世人從而名之曰日本軍事的法西斯主義。

日本人好勇鬥狠的心理，在遺傳上，在教育上，俱有相當根基，故軍事的法西斯主義之產生，亦自有其背景。但日本軍人不顧世界潮流，不問國際形勢；在偽滿洲國提倡「王道」，顯露政治思想之落伍；在日內瓦與巴黎屢次食言，一任國際信用之失墮；飛機大砲轟炸未設防禦之中國城市，既引起中國人民之怨毒，荒木陸相反對各國干涉，竟聲稱變日本為焦土，在所不惜，是更以橫眉怒目却袂攘臂之狂態對待全世界；凡此縱與法西斯蒂之奮起直前的精神大率相類，而輕舉妄動，褻狹躁進，究與他國法西斯黨人之深謀遠慮者背道而馳。倘荒木今日「戲言身後事」，不幸他年「都到眼前來」，未審是日本辜負了法西斯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辜負了日本！

我們相信：日本的畸形民主政治在現今局勢下必定引起日本的軍人法西斯主義，且此主義必定走入歧途。莫索里尼否認意大利將法西斯主義輸入日本，這是說明日本的法西斯蒂非因偶然摹倣意大利的政治運動而發生的。

如果日本政局使日本的法西斯蒂之產生，為必然的，中國今日政局引出中國之法西斯蒂運動，至少是可能的。第一，中國境內之赤色恐怖遠較在日本境內者為可畏。四五年來，無產政黨攘奪政權以軍事戰鬥的形式出之者，中國以外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中國共產黨以十萬乃至二十萬之軍隊爭奪國民黨的統治權，同時國民黨以三十餘萬軍隊企圖消滅之。雙方無日不在對壘與砲火交換中。軍士及民衆之死亡雖無從統計，其數目當然可驚。國民黨為增加戰鬪力計，利在聯合全國反赤勢力整齊陣線向共黨壓迫，因之中國法西斯蒂之產生有很大的可能性。第二，中國目前的國難，其嚴重性超古今中外而上之。刻下國人能否團結禦侮，已經不是愛國心表現不表現的問題，簡直是生存權拋棄不拋棄的問題。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自屬階級利益之爭，（不過在中國階級間沒有顯明的分野，謂國共鬥爭純係爭奪階級的利益，未盡符合事實，）是某一部分中國人向他一部分中國人攘奪利益之爭。若中國對日本之爭，乃是中國所有人民所有階級防護其生存權被日本摧滅之爭，這兩種爭競，那一種所關更大，太顯然了。惟其如此，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之繼續對內作戰，異常憤慨。中國共產黨即便不能犧牲其已往的收穫，總應該與國民黨維持暫時的相安的局面，免得供給日本軍閥以因利乘便的機會。歐戰時期，英德兩國無產政黨一概放棄國內階級鬥爭，集中力量一體對外。縱中國共產黨笑此為迂腐不經，試看俄國目前並未喪權失地，不過在國境極東感受

到日本武力威脅，便在西伯利亞築營房，修堡壘，從歐洲調來十萬大兵防守各軍事要塞；可見民族意識乃至國家意識原是在階級意識之上的。中俄已被事實驅迫立於一條戰線，中國共產黨偏於此時對國民黨積極進攻，破壞全中國的武力，這要在日後悔之無及，不言可喻。中國除開共產黨，各界人士在過去一年中無不努力於內部團結。一年以來，中國未發生大規模之內戰（國共之爭似乎不能算作內戰），雖然可以引起內戰的事件不斷出現。目前中央與西南的關係便十分微妙，若非外患共禍之襲來過於緊迫，或和或戰。當早已有露骨表現。關外義勇軍長期抗日，國人對之深表敬意；淞滬之役，戰士直接間接受全國精神上物質上之協助，又充分顯出國人同仇敵愾的豪氣。更從對日輿論上觀察，確知一般人所最感覺不快者，即中央政府無一貫對外政策，未能沉着應變，致國民陷於無所適從之窘境。如果政府提出賢明計劃，不患人民不能望風景從。民族的英雄在今日之中國想號召幾百萬民衆，決非難事；這又是中國可以發生法西斯蒂的有力背景。

由上所述，知中國發生法西斯主義是可能的。但從另一方面立論，亦知其發生並沒有必然性。

中國領有廣漠的土地，是流布任何主義，推行任何制度的重要障礙。各區域相距過遠，不但使民間有不同的因襲，慣習，語言，見解，抑且各地方有不同的需要。交通之不便利阻絕了一切貫通調和的企圖。因地方需要各異，此地所歡迎的思潮

或制度，轉入彼地，往往遇到意外的攔斥。更有野心家利用這種情勢營求私益，致國人益形疎隔。故中國任何政黨欲列集所有地域之需要，創立具體政綱，希望深入人心，取得普遍的讚揚，這是極困難的事情。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若僅標出撲滅共黨並攔解國難二義以要求國人的同情，這與現在國民黨的政策沒有何種區別。而在國民黨外另有組織，實際上必將遭受一部分國民黨人的反對；何況法西斯蒂一詞已被許多中國人用作強暴蠻橫之代稱！中國法西斯運動如在今日誕生，其成長須經歷很多的困難。

其次：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發生，雖有有力背景，却缺少一位中心領袖人物。民主主義以法治為精神，共產主義以黨治為精神，法西斯主義則以人治為精神。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沒有莫索里尼主持一切，決難作到現時生氣蓬勃的景象。法西斯蒂注重訓練和權威，領袖的人格修養遂為全黨成敗關鍵。即在私德方面呈露弱點，也讓一個領袖忘却統馭力，終致全黨分崩離析。使每個黨人忠心於本黨主義，至於犧牲身家性命而不惜，這完全根據於政黨的神秘力量。共產黨的神秘力量，出於對無產階級提高享受的應許。法西斯黨的神秘力量，大部分基於黨魁之人格的感化。純潔，熱誠，敏捷，剛毅，勇於負責，勤於治事諸種美德，是法西斯領袖個人的成功條件，也是全黨免於昏庸頹廢的保證。永遠使黨人感情緊張，以求本黨政策之貫徹，這確非常人能力之所及。民主主義下的政黨在政策上不必遜



於法西斯蒂，但黨員與其選民在常時沒有決心貫徹其政策的緊張情緒，因而不能參加現代的激烈政戰。同樣：中國的法西斯蒂，僅僅提出某種主張，而不能尋到適當的領袖以神秘力量支配黨人，結果絕對趕不上法治黨治兼重的國民黨。

其次：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在中國實施，成績惡劣是規則，良好是例外。外國人常說中國人不善治理自己，人民的政治能力過於薄弱。我們的關於中國政治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意見不為無理。清末君憲運動，一時轟轟烈烈，結局歸於失敗。如果君憲失敗是由於清廷缺乏誠意，後來民憲之失敗當然別有原因。軍閥無民治思想，以國家武力為營私便己的工具，的確是中國民主政制之致命傷；但是以打倒軍閥為清除建國障礙的國民革命，在取得政權之後，又蹈舊日唯軍人獨尊的覆轍。中國共產黨尚在國民黨的包圍中掙扎生存，理應極力團結以望新局面之展開，但事實上派別的爭競，比中國任何政黨更為激烈。自清季以迄現在，在上者不能正己以率下，在下者不能守法以奉公；在朝者絕對壓迫在野者，在野者又絕對不能等候民意之轉變暫時服從他黨之統治。而朝野上下互相爭競，復以討伐，通緝，暴動，暗殺，出兵，作戰等等手段為取勝之資，不留轉圜妥協的餘地。武力是盲目的審判官，不能判斷曲直是非，只能造成國家殘破局面，內以招人民之怨誹，外以啟強隣之覬覦。各色各樣的憲法都在中國公布過，幾乎所有種類的政治體系都在中國推行過，那曾一度產生良好的成績？日本近向世界宣

傳我為無組織的國家。我們以為中國不是無組織，是不善維持組織。總而言之，中國之混亂不是政治法律的制度問題，是全國上下對於推行任何政治制度缺乏誠意的人的問題。中國人遺傳上的政治天才是否低於外國人，我們無法判明；但中國今日政治腐敗，我們也無法掩飾。法西斯主義獨能在中國打破從來積習，一新世人耳目嗎？我們不敢這樣設想。我們已經指明法西斯蒂到中國來，有可能性，無必然性。假定因時勢急劇變化，法西斯主義竟得囂興於中國，其後將在內政外交方面發生何種影響，容我們在這裏簡單加以推測。

法西斯蒂不惟箝制人民思想言論之自由，是違反民主主義的精神的。但在中國這個不會有什麼影響，因為國人向來不甚重視此等自由，且舊日軍閥已將此等自由踏得粉碎。惟國家不統一的局面，是和法西斯主義極端相反的。中國政權倘入於法西斯黨人之手，不僅要用武力把中國共產黨掃蕩一空，且將以武力消滅任何反對政府的武裝集團。武力統一的迷夢誠然是過去許多軍閥失敗的原因，法西斯黨人却必須同樣沉酣在這個迷夢裏，因為法西斯主義的邏輯逼迫他們這樣作。法西斯蒂決意征服一切，如有其他勢力決意反抗，內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內戰有拖長的形勢，除非法西斯主義能夠滿足全國各地方各階級的需要，使對手方「失道寡助」，迅速趨於破滅。

在外交方面，中國法西斯蒂當然疎遠蘇俄。這不是說法西斯主義反對唯物論，因此必與共產主義下的俄國不能接近。二

三年來，意大利曾與蘇俄發生親善關係，是兩種主義可以接近的有力證明。但中國共產黨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中國法西斯黨不能不以武力與之周旋。蘇俄以實力援助中國共產黨，便引起兩國的軍事衝突；蘇俄僅對中國共產黨表同情，也讓中國法西斯黨人對蘇俄側目。日本取琉球滅朝鮮，佔台灣，近更侵略我東三省與熱河，自然是中國法西斯黨不能容忍的。縱因國力

## 讀者論壇

### 請汪院長百尺竿頭進一步！

貫澈打破軍人割據局面

粵和議告成，南京國民政府，與廣東非常政府，已號稱統一矣。然目前廣東政府，關於黨務，則有西南黨務執行部之組織，與南京之中央黨部，不相聯繫。關於政治，則有西南政務委員會之設置，官吏之任免，國稅之徵收，已與南京國府無關。關於軍事，則有第一集團軍總部之設施，軍事之佈置，軍隊之調遣，中央之軍委會，無權過問。關於外交，則立於第三者之地位，頻發空虛偏激之論，宣言通電，攻訐中央，企圖麻醉民衆，博得民衆信仰，使中央政府瓦解，以遂其大西南派獨攬政權之慾望。最近更電責中央。誤國之非，並謂熱河苟不幸淪陷，中央將無法洗刷其媚日之嫌，人人將承認今日之中央爲

微弱，未能立即背水一戰，然必臥薪嘗胆，積極圖強。抵貨運動必加倍劇烈。現有的血魂鋤奸團一類組織必如雨後春筍遍地叢生，且其活動將不限於制裁奸商。倘日本不肯改變其對華政策，中日戰爭乃至世界戰爭可以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爆發。

(完)

柏華

舉日侵華之同盟者，此等筆調，苟吾人不知道廣東政府是南京政府所屬之地方政府，這簡直是平等機關與師問罪之檄文，犯上作亂，「割據」二字，奚足描寫其違法濫紀之罪惡！廣東方面此等咄咄逼人目無中樞之表現，不知以「打破割據局面」自任之汪精衛院長，作何感想？若對此割據局面真抱有不共戴天之決心，不知以「打開新局面」自居拍發魚齊兩電向軍閥革命之汪院長，對廣東又將如何耶？

在汪院長標榜打破軍人割據局面軒然大波之政潮中，香港電傳：「陳濟棠又決任余漢謀爲贛南綏靖主任；香翰屏兼三南綏靖主任」，此種措置，請問汪院長將何以自解？是否將以中央政治會議常委之地位，再與廣東之陳濟棠一拼乎？

北方公論

讀者論壇

請汪院長百尺竿頭進一步！

一五

復據南京電訊：「西南當局，以最高法院西南分院，早經裁撤，最近爲求西南審判案件之便利起見，決自設分院，曾數度電呈司法院，及最高法院，要求承認，均經居正嚴電駁斥。茲悉西南當局，已劃定粵桂滇黔閩五省爲該院所轄範圍，決不顧中央之承認與否，即日籌備成立」。廣東方面對中央，於此電中已更旁若無人的實行割據，軍事上之割據，尙不以爲足，繼之以財政上之割據，政治上之割據，黨務上之割據，最後更實行其司法行政上之割據，此等割據形勢，何異別創新國？苟以陳濟棠與被逼下野之張學良相比，張氏尙不失爲汪精衛先生之忠實同志。張氏縱屬割據者之一，但從未見張氏對中央有何不服從，不禮貌之表現。汪先生今日身受珠江流域軍人跋扈之刺激，清夜捫心，當知張學良固「武裝同志」中之最恭順服從者。汪氏固亦深知軍人之不好惹，故亦不肯輕易再行挑戰，亦祇有「忍辱負重」，緘默無言，前倨後恭，此中飽含苦痛，非個中人，不知其味也。

迴憶汪院長之辭職理由，其魚電最着重者，第一爲「張學良坐擁重兵，實不抵抗」。其齊電則第一爲「軍人割據，把持地方，政策不行」。第二在「打破割據局面，然後對外，才能使中央聚全國之財，運全國之兵，以爲全國爭存亡」。第三爲「打開新局面」。

現張學良氏，已遵汪院長私人之請，業經職去北平綏靖主任之職，而「重兵」亦已交付中央統率矣。在中國今日「擁有

重兵，把持地方」，不可隱諱者，當首推廣東之陳濟棠矣。此爲國人所盡悉，當非作者所捏造。汪院長既已回京，仍掌中央政治會議最高權責苟前次之魚齊兩電所昭示國人者，汪氏尙能負相當之言責，自須百尺竿頭進一步「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打開新局面，對於解決廣東割據局面，當然亦須抖擻打倒張學良之精神，以與陳濟棠決雌雄。但迭次政治會議，汪氏并未提及魚齊兩電所標榜之問題，對廣東方面提出打破割據局面之議案，使中央聚全國之財，運全國之兵，以爲全國爭存亡。反採取無抵抗主義，今日聽其警告，明日受其電責，任其狂叫亂罵，倒行逆施，誠令吾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汪院長對廣東之陳濟棠，如此委曲求全，恭順姑息，是否感其曾代割據廣州共禍紀念碑之德歟？抑廣東爲汪先生發祥之地，恐以對華北之手段對廣東，有玷廣東之光榮歷史歟？我希望這些估量都不對，夫政治家之行動，如光風霽月，相期汪先生自愛其政治生命，坐言起行，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柏華先生：來論精闢透澈，至爲欽佩；本刊態度，無論對人對事當力求客觀，吾人對汪先生無何成見，前者亦非評定其爲人，乃批判其作事！吾人既非國民黨之黨員，當然更談不到隸屬國民黨中之某派。此係對先生最坦直率真之答覆。今日大盜已破門踰垣而入，自家人尙較何短長，清算舊賬！今日國人之緊急任務，惟同心協力與大盜格鬪而已。此即本刊同人之惟一信條，希望國人一致向此路線邁進！

編者謹按